

茫茫の亿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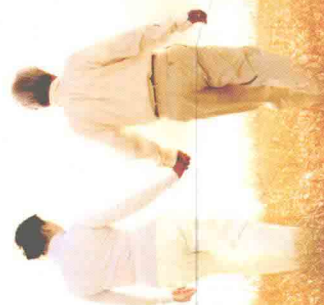
我只会对一个人用「喂」这样的称呼

但是，你已经不在

そうか、もう君はいないのか

原来，你已不在

〔日〕城山三郎◎著 李娟◎译



古吴轩出版社



そうか、もう君はいないのか

原来，你已不在

目城山三郎◎著 李娟◎译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来,你已不在/(日)城山三郎著;李娟译. —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1.9
ISBN 978-7-80733-692-1

I. ①原… II. ①城…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3512 号

SOUKA, MOU KIMI WA INAINOKA by Saburo Shiroyama
Copyright © 2008, 2010 by Yuichi Sugiu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责任编辑:张颖
见习编辑:赵妮
策划编辑:袁程程
特约编辑:许希
设计单位:八牛设计

书 名:原来,你已不在
作 者:(日)城山三郎
译 者:李娟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6.75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692-1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图字10-2011-472号
定 价:28.00元

那一刻

我多么希望

我们可以一直这么走下去

没有 分别

没有 终点

……

没事的，有我	003
回首，君已逝	005
半百夫妻的日子	019
命运的邂逅	024
不可思议的表现	036
奇迹般的重逢	041
婚礼与蜜月	052
商人家的儿媳妇	062
独立	071
新人奖	082
逃离束缚	088

目录

そうか、
もう君は
いないの
か

难忘中国行	103
妻子的差事	109
一路上	115
极光——天之恩赐	125
意外的收获	130
致爱妻	135
风雨同舟	139
病魔来袭	153
两位父亲与体检	158
最后的日子	167
父亲所留下的	178

原来，你已不在

云淡风轻，阳光灿烂，洒在海面上的光芒点缀了波浪，摇曳着，一片片金灿得耀眼。我独自走在细细软软的沙滩上，海浪顶着白色的浪头轻袭过来。这片沙滩，我和容子来过很多次。我走着，低头看见沙堆里有一枚光亮的玻璃。于是蹲下来，轻轻地拾起它，然后举起来，透过它去看头顶的蓝天。“啊，好漂亮啊！”耳畔响起容子的声音。“是啊，的确很漂亮。”我说，“喂，你看，那朵云真有意思，就好像在天空飞翔的鸡蛋卷。喂……”没有声音回答我。“喂……”我回头叫容子。蓦然，身后还是那片寂寥的沙滩，还是那一次次涌上来的孤独的海浪，还是我一个人独自行走的足迹。低下头，我再次告诉自己：“原来，你已不在……”

没事的，有我

容子走了过来，停在了门口。夕阳照进房间，轻柔的风掀起窗帘。我转身看着她，容子也望着我，眼里闪动着泪光。我张开嘴，欲言又止。刚刚还在高声唱歌的她，终于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你啊……”我苦笑了一下，打破了沉重的气氛，但是接下来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也哽咽了。

我张开双臂，迎接着一头扑进我怀里的容子，紧紧地抱着她，“没事的没事的，有我在你身边，没事的。”

也许怀抱是我唯一能给她的一点安慰。但是我口口声声说着的“没事”却是那么软弱无力。什么叫“没事”，连我自

己也不清楚，我还那样不停地说着自己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但是，那时那刻，我唯一能说出来的，也就只有这一句毫无意义的谎言了。

我轻轻地拍着容子抽搐着的背脊，让她在我怀里尽情地哭着。容子的泪水湿透了我的衬衫，渗到我的皮肤上，凉凉的。身为丈夫，面对哭泣的妻子，我的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无奈和无能为力。

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反复地问自己。我不能代替她生病，不能代替她痛苦，我能做的就只有这样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给她一点点心灵上的依靠。在病魔面前，在生死面前，再伟大的人也只能俯首称臣。我渺小的力量又如何能撼动这个摧毁性的悲哀呢？我抱着容子，同时也抱着自己不知所措的心。

“没事的……”我继续机械地说着……

依旧是那最灿烂的阳光，它投射进来，用暖暖的光辉将我们这对无助的白发夫妻环绕在淡淡的金色中。从那一刻开始，容子一天天走向衰弱和死亡。她的生命就这样被突然宣判了，猝不及防……

回首，君已逝

看着挚爱的妻子即将离我而去，对我而言，这是一份难以承受的痛苦。我们一起走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穷日子的时候她没有怨言，也从不挑剔。容子是我的贤内助，生活中所有事情她都替我打点、为我准备，我从未担心过饮食起居。我们好不容易携手到白头，突然之间，永远的离别却摆在我们眼前。

面对生离死别，活着的人能做些什么呢？我该怎么做呢？守候在病床前，紧握着容子冰凉的手，我只能默默地祈祷，希望分别的时刻来得晚些，再晚些……

三个月过去了，容子并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离开，而

是在病床上迎来了新的一年。不过容子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

容子不拒绝服用抗癌疫苗，我查到了一种疫苗的购买渠道，于是每周去一趟东京取药。独自坐在客车上，望着窗外的行人，我试着去想象每个人的生命旅程。出生、死亡，每个人都逃不出这个命运的循环。为了让容子能够多一线生的希望，我来回地奔波着，这世上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自己一生珍贵的东西，在最珍贵的人即将要离开的时候，谁都会像我一样去极力挽留。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我每天去两次医院，从家或者工作室走过去，路上买些吃的。我和容子每天一起吃晚饭，亲手把饭喂到她嘴里。我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着容子，吃完饭后就漫无边际地和她聊天。容子靠在窗台，我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迎着温柔的光线，我们讲起很多往事：讲我们去旅游时发生的种种趣事；讲我专程去阿拉斯加待了一周也没看到极光的糗事……

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容子的笑声还是那么爽朗。容子性格开朗，喜欢和别人交流，聊天的同时会把自己的快乐传达给周围的人。不论走到哪里，只要容子是开心的，她周围的

人也一定会跟着开心起来。护士小姐有时候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她问我们一起旅游时会不会经常吵架，她跟她丈夫新婚旅行时，就开始吵了。

于是，容子解释了我们为何不吵架的原因：“到了观光地我们就各走各的，他喜欢逛名胜，我就是特别喜欢逛商店、买特产。所以我们想吵也没机会吵啊。”

说到极光的事情时，护士小姐都在笑我：“先生您居然不知道白夜现象啊！”我一脸尴尬，笑得最开心的却是躺在病床上的容子。

容子住院那段时间，女儿纪子几乎天天都在医院照顾容子，经常陪容子聊天。一天我还没走近病房就远远听到母女俩在笑。

一进门女儿朝我坏笑着说：“爸爸，原来是这样的啊？”

“什么这样的？”我不解。

“我长这么大一直以为爸爸和妈妈是相亲认识然后结婚的呢！”

“哈哈，你猜错了吧？”容子接过话去。

“我和你爸爸可是真正地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

于是，我们又讲起在图书馆的相识，讲起那封坚决的绝

交信，讲起我们奇迹般的重逢。

女儿嘲笑我：“看不出来啊，爸爸，你第一次见妈妈就上前搭讪啊？”

“哈哈，我那是真男人的行为，懂得该出手时就出手……”

“哈哈哈哈哈……”我们都笑了起来，整个病房都被笑声点亮了。我们就这么回忆着过去的美好，谁都不愿去触碰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

好景不长，进入二月，容子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到了起不了床的状态，只能安静地躺着，时不时喃喃地说几句。有时候容子会疼得睡不着觉，我就轻轻地帮她揉揉腰，希望能缓解一下她的痛苦。到后来人为的按摩已经起不到一点缓解疼痛的效果，医生开始使用吗啡镇痛。看着病床上痛苦的容子，我意识到任凭我有多么的舍不得，任凭容子有多么的不情愿，最后的离别还是来了。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杉浦容子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

我常常觉得，和容子的分别是那样的突然。检查出身患肝癌后的第四个月，入院治疗后的两个多月，容子就永远地

离开了。太突然，我甚至没有准备好该如何去面对。作为比容子年长四岁的丈夫，我从未想过容子会走在我前面。容子曾经答应过我，一定照顾我直到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因为没有她我就不知道怎样生活。

“我知道啦，爸爸你走了以后我还要健健康康地活十几年呢！”容子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而如今她失约了，先走了，留下不知所措的我。

就在容子停止呼吸的那天傍晚，我和女儿纪子坐在病床边和容子还聊起全家一起去非洲旅游的经历。

“爸爸和我们都吃坏肚子了，就妈妈一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妈妈肠胃真厉害啊！”纪子说。

“是啊，某个人还说什么明明是自己想减肥的，但就自己没事，太不公平了。呵呵，那时妈妈你还真生气了呢。”我凑近容子，笑话她。

容子躺着，听我说完跟着笑了起来，“看着你们那么难受，我是真想替你们受罪啊！”虚弱的容子声音细细碎碎的。

“等你好了，我们再一起去非洲吧！”

“好啊，但是，可能有点太远了。”容子的表情透露出一丝惆怅。

“哪有这回事，坐着飞机，一会儿就到了。”我抢着说。

容子转过脸看着我，说：“孩子爸爸，什么时候我能去了，我想和爸爸一起，就我们两个人，像以前一样，一起去多摩动物园那样。”

“动物园啊，好啊，你知道我喜欢动物。”我笑起来。

“嗯，我们准备好便当……”

“对对，准备好便当，再带上小酒，看着一路的樱花……”
我不停地点头，脑海中回放起我们曾经一起出游的情景。

“爸爸，你该回家了。”一旁的女儿提醒我。

我看时间不早了，于是准备起身回去，“妈妈，我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爸爸，你今晚能在这里陪着我吗？”容子一脸焦急。

我有点吃惊，平时都是纪子在这里陪着她，今天是容子第一次要我留下来，“嗯，没问题，只要妈妈你希望我留下，我就留下陪你。”

“可是，妈妈，爸爸每天都来也很累的，今天就让他回家睡吧，有我陪着你。”女儿担心我。

“就今天一晚上，好吧，倒是纪子你，好几天都没好好休息了，你今天就回去睡吧。”容子坚持着要我留下陪她。

“可是，爸爸在这里能睡着吗？”女儿左右为难。

“没关系没关系，今晚我在这里，你放心回家吧！”于是女儿回去了，我留下来陪着容子。

夜晚的病房显得更加安静，我关上大灯，只留下床头的读书灯。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夜空中没有月亮，路上也没有什么车，信号灯由红色变成了绿色，一盏一盏车灯开始移动。我拉上窗帘，转身回来，见容子闭着眼睛以为她睡着了，于是伸手去关读书灯。

“爸爸。”容子睁开眼睛轻声叫我。

“嗯，我在这儿呢。”我坐到椅子上，伏在床边，握起她的手。

“爸爸，对不起……我竟然对爸爸提出了这样无理的要求……”

容子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本来我应该照顾你的……对不起……”

我摇着头，“不，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多亏了你，我才能走到今天，要是当初没有遇见你……”我轻轻地说着、哽咽着。

再低头看容子时，她已经安静地合眼了，“容子，容子。”我轻轻地叫了她两声，容子却没有再睁开眼睛，就这样她永